



【人生随想】

## 故人小聚胜还乡

□肖复兴

我常去天坛，无聊亦无事，或坐在甬道旁、长廊里、斋官前画画，或干坐在那里看看过往的穿着各异的游客。常会遇到一些人，搭讪聊天，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，很少能遇到熟人，遇到老同学、老朋友的概率更低。

有时，我会觉得有些奇怪，常到这里来，为什么就很难遇见老同学、老朋友呢？原来我们读书的中学，就在天坛东边不远，大家住得彼此相距也不远，虽然如今有些人已经搬走，住得远了，毕竟还有不少人住在附近。每月的第三个星期天的上午，原来北大荒的知青在天坛有个聚会，那是“大波轰”，很多人只是脸熟，甚至不认识，真正有着过深交往的老朋友也不多。这样的聚会，热闹，却像蒸锅上的热乎气，掀开锅盖之后，很快散去。

有一天，我碰见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陌生男人，坐在藤萝架下，没事聊起来，都是知青，当年我去的北大荒，他去的山西。话自然多了起来，闲聊中，我将自己心里的疑惑说给他听。他对我说：都一样，都一样！人老了，毕竟不是年轻时候了，人的心思也不一样了，尤其是咱们这样年纪的人，四舍五入，都是往八张奔的人了，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家的事情了，自己的孩子、孙子一堆忙不过来和操心的事，再有就是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来日不多了。过去的友情再好，再难忘，也只是过去，不能是古董，再摆在眼前把玩了，你说是不是？

他很健谈，说得头头是道。接着，他对我说起这样一件事：我的一个中学六年的老同学，一起在山西插队，一起回北京，一起上大学，一起工作，连结婚、生孩子，都是前后脚，彼此的生活轨迹和友情轨迹，是叠印在一起的。疫情三年，难得一见。今年放开了，天暖和了，约好了几个老朋友一起聚聚，好好聊聊。他在海南过冬，大家等他回来，彼此微信朋友圈里聊得热乎乎的。开春了，他回来了，说来回奔波，累着了，有点儿发烧。大家说，身体重要，等他好了再聚，好饭不怕晚！你猜怎么着？没过两天，在朋友圈里看见他和他老伴还有孩子一家，晒出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照的照片。

说着，他叹了口气。我听了有些惊讶。他看我一眼，接着说：更有意思的是，他还专门驱车去了一趟加泰罗尼亚的一个小镇，那里有我们的一个同学，上世纪80年代就移民到那里，开了一家中餐馆。其实，大家联系不多，只是同学而已。你说，放着河水不洗船，他宁可舍近求远，找一个不那么熟悉，来往也不多的老同学，却把在北京这么多一直盼着他聚会的老朋友撂在旱地儿了。你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
我问他：没在朋友圈里亮亮他们相聚的照片吗？亮是肯定亮了，但我没看。那你有点小心眼儿了，毕竟还是同学嘛，难得一见，也可以理解。

他瞥了我一眼，半天没说话。我知道，他心里一定在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就笑着对他说，人都是愿意舍近求远的，你看，愿意那么远出国旅游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友情也是一样，遥远回忆中的友情，总比近在眼前的聚会重要。

他摇摇头，说：倒也不全是，我是在想，以前我崇尚友情，甚至觉得友情有时候会胜过爱情，爱情经不起磕碰，弄不好还很容易反目成仇，友情总不至于这样吧。现在，我不这么想了。爱情，再不济，时间长了，即使谈不上爱情了，还可以凑合在一起，大多数还成了亲情。友情，经不起这么长的时间，人老了，友情就只能在回忆里了，千万不要想还像以前一样，隔三岔五就能聚聚，你一个电话，他就能大老远骑着自行车跑来找你！你别看现在打车方便了，网约车也方便了，自己开车就更方便了，可谁还能像以前一样，像我们当年在山西那样，翻山越岭也要来看看你？一般人，谁也做不到，都老胳膊老腿了！就别说别人，问问咱们自己，还能做到吗？

我忽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过去，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叫做《风景只在想象中》。友情，真的只在回忆里。

他对我的赞同表示很高兴，便又对我说：我也想了，之所以还对过去的友情那么向往，那么渴望聚会，其实，是怕孤独，希望用过去的火取今日的暖，这怎么可能？

是的，人老了，谁都这样，面对孤独，寻求不同的宽解自己的法子。人家去西班牙旅游，是一种法子，和多年没见面、没联系的同学见面，也是一种法子，并不是抛弃了你们老朋友的友情去寻找新欢。

说得他笑了，是苦笑，我看出来了。他也看出来了，我说的不是真心话。

忽然，他问我：你看过梁晓声写的《人世间》吗？那里面写的那几个哥们儿的聚会，从1972年到2016年，坚持了四十多年呢。每年大年初三都在周秉昆家破旧低矮的土坯房里乐呵呵地聚会，后来怎么样了？周秉昆搬进了新楼，那几个朋友也都发生了变化，有的死了，有的高升，有的疏远，有的隔膜，谁还再稀罕以前那样的聚会？拍电视剧，把他们拍成了最后又聚会在一起了，谁信呢？你信吗？

他说得我无话可说。他接着说：再好的聚会，也像一壶老茶，续水续了这么多年，颜色和味道只能变得越来越淡。

分别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你跟我一样，我们来天坛，不是想突然碰见一位老朋友的，我们每一次来，见到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。你说是不是？

干吗这么悲观？我说他，心里却在问自己：可以不这么悲观吗？

回到家，读书，忽然读到林琴南当年写的一联诗：旧事重温疑述梦，故人小聚胜还乡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希望能够故人小聚。

□戴永夏

端午又称“端五”“端阳”等，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。在古代，“午”通“五”，又通“忤”，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忤也，五月阴气逆阳，冒地而出。”因端午时值盛夏，毒虫孳生，瘟病多发，所以端午在过去被视为多灾多难的“恶日”。在被称为“孔孟之乡”的山东济宁，因这里是儒家文化发祥地，许多民间习俗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儒家色彩，端午习俗则多与驱瘟防疫、除妖辟邪有关。这里的端午习俗，除常见的吃粽子、戴香包、系五彩丝等，还有插“打鬼鞭”、挂“斩妖剑”，饮用、涂抹雄黄酒，炒“糊粮食”，吃桑葚、麦黄杏等。

“打鬼鞭”是指用艾草编成的鞭条，“斩妖剑”则是用菖蒲做成的叶剑。端午节清晨，家家都将这两种“武器”悬挂于门庭之上，边挂(插)边念叨唱道：“插上打鬼鞭，病魔不敢沾；挂上斩妖剑，鬼怪不敢看。”“端午插艾，不患病害；端午插蒲，不用药补。”后来形式逐渐简化，但家家门上仍要插艾挂蒲。人们相信，这两种植物都具有驱瘟辟邪功能，这也能找到根据，孟子就说过：“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。”历代医家都把艾草称为“医草”，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艾以叶入药，性温、味苦、无毒、纯阳之性，通十二经，具回阳、理气血、逐湿寒、止血安胎等功效。菖蒲也是一种重要的药草，《道藏》中有“菖蒲者，水草之精英，神仙之灵药也”的记载。古代医家认为，菖蒲可以补五脏、通九窍、明耳目，久服能延年益寿。

艾草等的医药功用，在另一习俗中体现得更为明显，这便是药水洗浴。孔子曾修《诗》《书》、定《礼》《乐》，而《礼记》中就有“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”的记载，可见孔孟之乡早有“浴兰汤，沐芳华”的风俗。如今每到端午节，民间仍有用药草煮水防治疾病的习俗，或采集艾叶、透骨草煮水，熏洗治关节炎，或采集青蒿、龙葵等熬药，洗疮泡疖，或采集大蒜皮、丝瓜叶、艾草等烧汤，用以擦洗皮肤，预防痱子和湿疹病。

雄黄酒是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泡制的白酒或黄酒，有解毒、杀虫等作用。端午节这天，成人都要饮雄黄酒。有儿童的家庭，孩子睡后，家长要在其头顶、囱门、耳孔、肚脐、手心、脚心等处涂抹雄黄、朱砂酒，以防毒虫叮咬。在孔府，按传统要用雄黄酒在幼年衍圣公的额上写一个“王”



字，女孩则在额上横着画几道，其意也在驱瘟辟邪。正如一首儿歌唱的那样：“端午节、端午节，画个王字头上歇。驱灾避毒镇邪气，从来不把郎中接。”

过去每到端午节，妇女们凌晨还要早起用五谷炒“糊粮食”，所炒的糊粮食要足够一年的用量。据说吃糊粮食有消食、化食的功效，能治心闷、食欲不振等疾病，而只有端午节这天炒的糊粮食才有疗效。

孔孟之乡又称“桑梓之邦”，过去以遍植桑树而闻名，孔子编选的《诗经》就有《桑中》《桑柔》《隰桑》等有关桑树的篇章和“食我桑葚，怀我好音”的诗句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亦称鲁国“宜五谷桑麻六畜”“邹鲁滨洙泗……颇有桑麻之业”。端午节正是桑葚成熟之时，所以每到此时，人们常食桑葚，吃得唇舌都染成了紫色。当地民谣说：“吃了五月葚，病魔全能镇。”“吃罢桑葚，不交恶运。”民谣所言虽有些夸大，但也不无道理，因为桑葚是一种常用的药食同源水果，其味甘酸，营养丰富，具有补肝益肾、养血生津、乌发美容等功效。

麦黄杏即小麦金黄时成熟的杏子，在孔孟之乡，它是端午节这天的必食水果。为了能吃上麦黄杏，端午节一早天没亮，孩子们就争先爬上杏树“趁黑摸杏”。家中无杏树的人家，也要到集市上买几斤杏子回家分食。当地谚曰：“吃了麦黄杏，一年不生病。”这谚语所言，也能找到根据，唐代名医孙思邈就说过：“杏，曝脯食，止渴，去冷热毒。心之果，心病宜食之。”现代医学认为，杏具有润肺止咳、生津止渴、润肠通便等功效。人们把它当作端午节的必食水果，也是应时而为。

过去，在孔子嫡裔子孙世代居住的孔府，端午节为家节，节日这天不拜庙，只在报本堂和慕恩堂进行祭祀。报本堂摆供10桌，慕恩堂摆供1桌，香烛酒俱全。晨起致祭时，由衍圣公夫人前往祭拜。是日孔府厨房内要包江米、大米、黄米等各色粽子，除自食外，还要用瓷盘盛好，放在分层的食篮内，由仆人挑到各府本家及亲朋处送礼。各府本家及亲朋也往孔府送礼。下午，府内摆宴席过节。傍晚游后花园，喝茶、吃粽子。

孔孟之乡的端午习俗，既反映了人们对防治疾病、增进健康的愿望，也符合儒家重视养生之道、提倡以食物促进健康的理论，既具有现实意义，也具有文化价值。直到今天，有些习俗仍植根民间，在适应当下人们生活习惯的同时，也保存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。